

鍾

山

札

記

鍾山札記卷三

候鴈北

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呂氏所紀是也蓋仲秋之月鴻鴈來以其從徼外而入中國故當言來若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非由南徼之外則但紀其北可耳何以亦言來乎故知呂氏之文爲當

原圃具圖

左氏僖卅三年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圃也宋時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園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澮水下所引本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園今以杜預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圃名若是具圃杜必不如是下注卽注亦當止云原圃亦圃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高誘注呂氏春秋凡所引皆作具圃也

東平王雲

水經汶水注載息夫躬告東平王雲事引漢書五行志

此酈氏之誤新校本改作宣元六王傳是也

曰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

草如馳道狀又瓠

宋本如此卽今之瓠字

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

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

以上皆晉灼語

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

輒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
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上皆水經
注元文此事由息夫躬之誣告逮王后謁驗治大抵鍛
鍊成之云雲與知災異者高尙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
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卽如漢書所言石
立宣帝起之表亦是高尙等之語今新校本水經注移其
文作東平王雲及后謁曰漢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是
不獨受誣於當日而更受誣於後世矣余謂此十字是

注中之注與上晉灼同故上又以漢書二字起文當從舊本爲是

山陽橐縣

水經泗水注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爲侯國高帝八年封將軍陳錯爲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此段文多舛誤宣帝不應在高帝之前又魏相所封者據漢書恩澤侯表於高平下注一柘字柘縣漢志屬淮陽國則相所封乃柘縣之高平鄉非縣也新校本知其誤乃刪去此十五字然陳錯爲橐侯亦未得是攷錯所封乃眞

定所屬之橐縣舊本水經注尙作橐字既作橐卽不應

繫之高平新校本乃改爲漢高帝七年

史表是八年不當改爲七年封

將軍陳錯

史記是陳錯亦不必改

爲橐侯地理志縣故山陽之屬

縣也此改亦未爲是真定去山陽太遠不如淮陽之猶相附近矣余意此兩條當一併刪去於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徑接地理志縣故山陽之橐也不泯然合符乎蓋此兩段皆後人所增益亦不出一手故參差不合也

鼈令

水經江水一注荆人鼈令案此乃人名蜀王本紀作鼈

冷蜀志作鼈靈新校本惑於漢志牂柯郡有鼈縣之注
遂改爲鼈令似謂鼈縣之令非也

聖于

呂氏春秋審應覽魏昭王謂田詡曰然則先生聖于高
誘注于乎也案古人用乎字亦可作于如列子黃帝篇
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云乎本又作于又周穆
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作於于音嗚呼至詩中于作
乎字用者唯見元稹酬樂天東南行百韻彼用友于元
詩則云學問徒爲爾書題盡已于又如荀子富國篇使
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

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在是于也故其罰威楊倞注
是于猶言于是說苑亦作是于也攷今說苑皆爲後人
所更改其政理篇聘我者莫大乎於是必本作是于而
改于爲乎又改爲於是故文有複沓也今所以知其爲
是于者以家語子路初見篇亦說此事云聘我者孰大
是哉彼作哉則此定當爲莫大是于也

後門

荀子大略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
之閒也楊倞注後門云君之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
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此注非是案毛詩巷伯故訓傳云

姬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正指此事呂氏春秋
長利篇云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
日夕門已閉也此釋是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亦有暮而後門語

鄭康成周禮序

鄭康成有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篇中近刻
鄭司農集未及採入殆以文不全且雜以公彥語別白
爲難故也今姑以其灼然可知者錄於此序云世祖以
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
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又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

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
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
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拮据祕逸謂二鄭者同
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惻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
子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讀
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
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
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已下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
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已下又賈
公彥語故元以爲括囊大典綱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已下又賈公彥
鄭氏傳曰

三禮目錄

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乃今本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

大題小題

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

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於一題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竝未寓目題輿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

鄭氏詩譜

康成詩譜其十五國次序不與今詩同作正義者引之各冠每國之首則非復鄭氏之元次矣今欲紬出別爲一編意誠善也然當攷其本文而復之先周南召南次邶鄘衛次檜鄭次齊次魏次唐次秦次陳次曹次豳次

王次小雅大雅次周頌次魯頌而以商頌終焉乃今本
仍以王繫邶鄘衛之後於正義所云王詩次在鄭上譜
退幽下欲近雅頌云云者未寓目也於陳下仍別出檜
不與鄭連於正義所云旣譜檜事然後譜鄭云云者未
寓目也此何異於今之周易本義了非朱子所定之本
蓋明初本義與程子易傳兼用以取士程用今易朱用
古易合刻之始改朱之次第以從程旣而單用本義卽
於合刻中紬出而不復攷朱子所定之舊本事頗相類
幸今休寧戴氏震海寧吳氏騫皆有鄭氏詩譜校本版
行後來庶不致沿譌襲繆矣

續漢書志

續漢書乃晉司馬彪紹統所著書不傳而志三十卷附范蔚宗後漢書之後而傳梁剡令劉昭又爲之注於彪本注進爲大字其所未備注以補之故稱注補毛氏汲古閣刻本尙不以續志閒范書之中而監本乃欲與史漢一例遂移置列傳之前且不題司馬彪之名又易劉昭注補爲補注皆失本來面目矣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注明今史記三家之注亦多異同今若不依三傳之例於正文先注明

則必有改易遷就之失卽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谷南譌索隱作南爲殷本紀羗里正義作牖里周本紀居易無固索隱作居易其他義同而字異者尤多後若重梓此書宜有以別白之其索隱之注尤多猥并有非注而亦繫於注者讀之反足以致惑汲古閣有單行索隱本殊自井然凡小司馬欲以己意更定者不以入注附刻全書之後乃爲善耳

須蒔菹

詩邶谷風云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爾雅須蒔菹郭注未詳又須蒔菹郭注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案方言

藟藟蕪菁也玉篇引方言藟江東呼菰爾雅之封與藟
藟同一字菰亦與菰音相近故先儒皆以須封菰當詩
之采藟太平御覽於蕪菁條亦引爾雅須封菰之文乃
作爾雅疏者妄謂郭意以毛云藟須者謂菰蕪其實郭
何嘗云爾也方言又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菰爾雅葵
蘆菰郭云菰宜爲菰蘆菰蕪菁屬紫花大根俗呼雹葵
又注菲蔥菜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
若菰蕪下之注竝無少似蕪菁者而柰何以此當之今
當依先儒說爲正

了戾

了戾者屈曲旋轉之意許慎注淮南原道訓云扞了戾也郭璞注方言三軫戾也云相了戾也楊倞注荀子修身篇擊戾云猶了戾也或者不曉輒改爲乖戾乖者相背而馳與扞轉糾繞絕不相類一字之誤頓失本義又案堪輿經云天寶歷亦有所爲了戾者曹震圭曰月陽建前隔位之干配陰建者爲了戾又釋名云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或曰了了杖轉於頭故以名之此則野人之所知反有過於儒生者矣

晉竹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遣使送吳王有晉竹十廬晉

竹卽箭竹也周禮夏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
注箭篠也故書箭爲晉此可證晉之卽箭矣蓋古人讀
箭皆如晉如摺與薦亦同音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焉然則越之所產貴於天下故以獻吳王
也徐天祐音注謂庾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
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案徐說非是詩魯頌泮
水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爲束然則搜亦卽束之謂矣
庾可通搜十庾五百箇也竹可爲筏不必船載且其所
同致者唯葛布十萬爲多餘若甘蜜九賞文筍七枚狐
皮五雙皆甚寡約此晉竹亦宜相稱且越方忌吳此竹

金山詩話 卷三
可爲箭何取十艘之多詩搜字本無正解毛傳訓爲眾
意鄭箋則以爲搜然勁疾各以意爲說耳余則以爲卽
束矢之謂以質來者九賞本書譌作九党而韻會乃以
爲九欏謂欏爲越椒徐天祐云詳下文文筍之類皆以
數計則當作九賞玉篇賞丁益切盆也此當從徐說

筍

爾雅釋草筍箭萌今本郭注萌筍屬也誤當作筍筍屬
也下引周禮筍菹鴈醢則當作筍明矣草木皆有萌安
得概言筍屬乎

蘇桂荏注誤

爾雅釋草蘇桂桂郭注云蘇桂類故名桂桂此注文不足案疏中每直引注文此疏云以其味辛似桂一名桂桂正是此注元文而亦有誤當云以其味辛似桂故名桂桂始得之

蜚蠊蟹

爾雅釋蟲蜚蠊蟹舍人李巡皆以蜚蠊句蟹句郭注亦與之同官本作蟹卽負盤竝不誤此卽廣雅之蟹蠅蟹也釋文不引而反引負蠃蠃爲說非此蟲或又改郭注作蜚卽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

駉牝驪牡予

爾雅釋畜駉

句

牝驪

句

牡予

句

鄭康成如此讀案郭注

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駉是竝不以駉屬之牝明矣上引詩駉牝三千因成文耳豈可卽以郭爲駉牝驪牡句絕乎又案釋文云孫注改上駉牝爲牡讀與郭異牡乃句字之譌若云駉牡驪牡豈復成文若以牡與牝當互易者釋文何以未之及故當云孫注改上駉牝爲句無疑也邢氏不細審而以予字屬下句首又郭注予駒予字亦衍駒爲小馬此常訓耳何必連予字邢氏旣截予駒屬下文遂於郭注亦增此一字謬甚今以釋文證之知郭與鄭同唯孫氏獨異邢疏依孫爲說不可以誣郭

氏

中射

韓非子十過篇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案中射亦作中謝古射謝二字通用呂氏春秋去宥篇荆有中謝佐制者高誘注中謝官名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然則中與中書侍中等同義而注韓非子者乃云官有上中下案諸書竝不見有上射下射之文蓋臆說也

懷耐

韓非子六微篇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
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
勢乎懷尉不知何解後讀北齊書顏之推傳有所作觀
我生賦中有云祇夜語之見忌寧懷尉之足恃正用此
事則此尉字乃耐字形近而譌攷說文耐本作𦣻云拭
也蓋巾幌之類可用以拭者因卽謂之𦣻耳故可以言
懷惟久語與夜語兩皆可通不知何者爲是

覺有校義

覺有與校音義竝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
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

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予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

卿

晉人相呼以卿但施之於自敵以下少長相習者則可非可施於所尊及汎交也晉王衍不與庾敳交而敳卿

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爾歆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歆蓋自附於交友也又劉
卞少爲縣小吏及貴除并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小吏
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人以此少之
今本晉書誤作輕卞以鄭樵通志證之是卿字此不可
施於所尊也夫婦雖敵體而婦不可以卿夫故王安豐
婦常卿安豐安豐謂其婦曰卿不得爾然則卿之稱蓋
亦爾汝之比也

子思哭嫂

禮記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後人因此一言遂謂

伯魚先有一子子思乃其支子至元吳氏澂又因子上
不喪出母而創爲奪宗之論謂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
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
私親也此論殊鑿空無據禮大宗無子則當爲之立後
若子上爲伯父後則於所生父母亦當降服何止於不
服出母乎今吳不云立後而但云主曾祖與祖之祭夫
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古有斯禮乎使子上爲世父後
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近慈谿姜氏
宸英有辨極明余案孔叢云自叔梁紇至子順一世相
承以至九世孔子雖有兄伯皮而未聞使子思主叔梁

紇之祭何子思乃爲此創舉乎況檀弓所云子思亦未
定是孔子思原憲亦字子思安得展轉爲之牽強附會
耶

刂

楚辭九歌湘夫人云刂芳椒兮成堂洪興祖云刂古播
字本作刂文弔案字書不見有刂字似當作丑从丑象
舉手之形四點米之象也漢幽州刺史朱君碑丑芳馨
魏橫海將軍呂君碑遂丑聲兮方表皆卽播字至刂字
見說文菊鞠等字从之裴松之注魏志劉廙傳引廙謝
劉表牋稱考刂過家分遇榮授之顯又云考刂之愛已

袁刳疑是廙父名未審當作何音若與楚辭同作播讀字亦別也若刳字必出於傳寫之譌耳

兒郎偉

上梁詩有兒郎偉用之以齊眾力如邪許之類耳今凡拽重打樁勞力之事俗亦成口號而於句末齊聲和之猶此意也樓攻媿求其說云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元案不改俗語有云你懣者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猶言兒郎懣蓋呼

而告之此關中方言唐都長安循襲用之今文中有云
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以上皆樓氏說余竊以爲不
然蓋用力猛者慮血脈有奔騰僨鬱之患故爲歌句以
宣暢之且以節其力使暫息待歌畢而復作之有其聲
固不必定求其義以爲吉語亦可此三字多置詩句之
下唯朱子作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用之於每詩句
之首豈亦如攻媿說歟且如詩句皆有助詞如竹枝女
兒舉棹年少之類亦用之於動作者更推而上之古樂
府亦多襯句迨今乞兒之唱蓮花者亦然似猶不失古
意

米纜

米纜蓋如今之挂麪挂麪屑麥而乾之此則用米爲之耳見樓攻媿詩云江西誰將米作纜捲送銀絲光可鑑又云如來螺髻一毛拔卷然如薑都人髮新弦未上尙盤盤獨繭長縑猶軋軋可謂極體物之工矣米纜二字甚新不知是土俗所名抑有來歷也

潘岳挾彈盈果

晉書岳傳云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此蓋岳少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今人亦何嘗無此風要必非

成童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斷不頓起他念至岳更無用以此爲譏議乃史臣作論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相提並論無乃不倫

陵蕨攢當作蕨攢

錢曉徵以爾雅釋艸陵蕨攢釋文攢音亾悲反而兼載孫炎居郡居羣二切攷說文無攢字當用孫音而作攢字凡艸木之名多取雙聲薺若芡芡薺薑鉞弋之類皆然蕨攢亦雙聲也說文廣雅皆以薺若與陵芡爲一物惟爾雅分爲二條竊意芡芡與蕨攢聲本相近四字皆見母薺若芡陵蕨攢當是一物而四名郭亦知陵有薺若

之稱特以與陵文不聯屬遂以決明當之其實當依說
文廣雅作釋爲是

二名不偏諱

記曲禮云二名不偏諱今人頗有作不徧諱者余每以
其誤輒爲正之今乃知彼亦有所本相臺岳氏有刊正
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云二名不偏諱徧合作徧疏曰
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
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徧諱
不合辭據此作徧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此皆岳氏珂
所說余以爲不然若如其說二名不徧諱則必專指定

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徧諱今以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攷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徧舉其一則不諱耳岳氏唯據柳文何不攷韓文所引固是徧諱明甚安知柳文非俗本傳寫之失抑或當時宜勅者失攷之過未足依據偏字義圓徧字義滯細體會之自見

唐文宗年號大和

以太和紀年者東晉帝奕後魏孝文及趙石勒皆同唯唐文宗則年號是大和而非太和元時所刻新唐書尙不誤今各書中多誤作太和可取證者莫如當時之碑

版然下一截人手所易到者亦往往爲人戲鑿一點究其痕迹宛然一覽易辨而年號之在高處者尙明明是
大和卽今各書中亦閒有不誤者而閱者輒輕易舉筆
加一點於中間久久遂無有能別白者矣

檠當作檠卽穀字

穀亦作檠字小變耳實一字也今書中往往誤作檠風
俗通皇霸篇神農悉地力種檠疏論衡偶會篇高誘注
呂氏春秋九月紀皆作此字齊民要術第十卷引山海
經見海內經曰廣都今山海經作都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正作廣都之野百檠自
生楊用修謂今本山海經誤改作穀案穀乃正字不可

謂誤槩字篇海下从禾作槩从禾是也而上亦非从段
當本作段則槩與穀筆畫竝無增減止禾字在左旁者
多遂覺禾居中者爲變體其从段者又後來轉寫之失
乃成俗字耳今人作五穀字亦往往誤从木與楮穀字
相混則槩之誤爲槩亦正相類

諫有閒義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
夏各異中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一條今本穆天子傳
三却作道里悠遠山川閒之郭璞注閒音諫與顏氏不
同段若膺云案顏語知本是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閒用

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
援正文以改注而閒音諫之云乃成弔詭矣若山海經
郭傳亦作山川閒之則自用其說也文昭讀韓非子內
儲說下六微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今之諫紂
而亂其心凌瀛初本獨改諫爲閒不知此亦讀諫爲閒
正與穆天子傳一例意林引風俗通陳平諫楚千金太
平御覽三百四十六引零陵先賢
傳劉備謂劉璋將楊懷曰女小子何
敢諫我兄弟之好亦皆以諫爲閒

魯與虜通用

史記五子胥傳遂滅鄒句魯其君以歸鄒卽邾也魯其
君虜鄒君也魯與虜古通用後人不知以鄒魯爲二國

而其字不可通乃改爲之字謬甚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
臣亦是以魯爲虜言視其臣與奴虜等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雜記之文近人如汪氏魏氏皆疑不與之言爲不合
於義余以爲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
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
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
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鄭康成注引魯
季孫友以爲證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

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碯亦力不能討者迨其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勾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之子臧吳之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極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碯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尤其不幸者也若之何其易視不與而以爲不合於義也又如親屬蒸報骨肉相殘亦謂之內亂爲之臣子旣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惠帝賈后之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未必合禮中也善乎溫羨之言曰

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安可以張華不能
廢后而貶責之此明引禮記成文可謂極合禮意

洗犬棗

爾雅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唐以前本有大爲犬者丁
希曾嘗爲吾言舊嘗見梁文紀中有以河東洗犬隴右
蹲鴟作偶句者不知洗犬二字所出問其父龍泓先生
先生卽舉爾雅之文謂白帖所集以遵羊洗犬相對家
無白帖可向唐類函中檢之果如先生所言案郭璞爾
雅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是大棗非犬棗
審矣然棗可名羊安在其不可名犬以此爲爾雅異文

夫何傷丁名傳杭人龍泓先生名敬曾應博學鴻詞徵

相里造

唐杭州刺史相里君志獨佚其名余案獨孤常州集中
有祭相里造文云舒州刺史獨孤及敬祭于河南少尹
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伊昔密薦可否廷折兕倭京
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表耆老
後公而蘇云云蓋從江州移杭州後終于河南少尹也
其名曰造字曰公度志所以佚其名者因白香山冷泉
記云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造字下本有作
字後人疑造作文複徑刪去作字今觀白記下云有韓

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
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英最後作此亭後
四君皆稱其名白去相里君年代非甚遠邈無緣舉世
遂無有知其名者且四君皆云作亭不云造亭造爲相
里名證之獨孤之文尤瞭然也舊杭郡志置之韓皋盧
元輔之後云元和閒任皆失之不考

校

釋名其釋兵有云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
號令之所在也案所謂校者亦旛之類耳漢書衛青傳
公孫敖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

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旛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旛耳不名校也以上皆顏氏注今案旛校之說未可謂非晉張景陽七命云叩鉦散校舉麾旌獲李善注引漢書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有幡校也據如說則校正旛類故可散爲陳列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蓋軍屯各有旛旗以別之故一屯之長亦名校將校之稱蓋以此執兵者卽名之爲兵主校者卽名之爲校事正相類兵校之名人皆知之而其所由以名者則未必盡知之故翻疑釋名之校或誤字耳

事訓傳誰訓推

古書誤字以形聲求之猶有可攷而復者釋名言語篇
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
舊本傳竝誤作偉以形求之當作傳與事音正相近周
禮天官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注云
任猶傳也陸德明云傳側吏反猶立也疏云東齊人物
立地中爲傳案史記張耳傳莫敢傳刃公之腹中正義
云東方人以物啣地中爲傳漢書作刺又管子輕重甲
篇仰傳載之室又曰春有以傳耜義皆相近以爲青徐
人語信有徵矣又一條云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
舊本推竝作相亦因形相近致誤莊子天運篇子生五

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注誰者別人之意也
文選載潘岳籍田賦靡誰督而常勤莫之課而自厲李
善注引說文誰何也攷晉書岳傳誰督作推督則二字
義得相通明矣史記淮陰侯傳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
得推擇爲吏蓋推擇必於眾人之中故云不能一旦誰
亦有推問之義作推無可疑者

鍾山札記卷三

鍾山札記卷四

杭東里人盧文弨

倉浪

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篴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
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
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
穗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竝通用非謂天之色
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
清兮滄浪水色也宋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避暑錄
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不當以名亭蓋失於不考

范氏

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晉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掌固

固本與故通掌故亦可作掌固攷唐六典尙書省有掌固十四人下卽引史記文學掌固爲注云掌故主故事也史漢本亦爲此固字與周禮夏官之掌固其職自殊

鮑明遠集中有論國制啓云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宜
令掌固刊而撰之又李善注文選兩都賦序引漢書孔
安國射策爲掌固後來刻六臣注者便改爲掌故矣周語
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作
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田祿

宋書良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苾種爲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秋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
苾種前一日解印綬史蓋稱長之之廉也代人未至若
可小需過苾種後則一年秋祿歸之已矣而長之欲讓
後人故於前一日亟解印綬去官蓋苾種前田功尙淺

其去收穫之時尙遙故秩祿不歸之前人也今本乃作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又以長之在忝種後一日去官謬之甚矣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則在元嘉初也考晉書職官志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此則可無偏枯之患宋元嘉以前或未用此制也

噲與快同

詩小雅斯干噲噲其正傳及箋皆以快釋噲案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史通引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三爲王后則於周楚皆無所處以是爲譏

余今考列女傳云蓋老而復壯者三當句絕

郭璞山海經圖讚云

夏姬是豔厥嬀三還諺亦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其下云爲王后

句七爲夫人

余謂爲王后上當有一字左氏雖未言曾入楚宮而列女傳則言莊王納巫臣之諫使壞後垣而出之則固曾入楚宮矣是非一爲王后乎至言七爲夫人若以國君言誠無可考或劉向因後世卿大夫妻通稱夫人而以之例前代并淫亂者數之固有七矣若史通云再爲夫

人則前御叔後巫臣更爲灼然似作再字爲是

書塗泥傳

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濕字誤塗泥何必以濕字爲訓考古本是地泉溫蓋惟溫故凍固不密而常見其沮洳耳溫與濕字形近故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唐人爲五經正義至永徽始表上今觀尙書舜典呂刑中言及於隨尙稱爲大隨猶有周詩稱大商周書稱大邑商之遺意卽或本前人元文而不加刊削不以爲嫌

當時風氣亦尙近古隨本國號後或省作隋二字往往互用如春秋時之隨諸子書中閒亦有作隋者有謂文帝因周齊之閒不遑寧處故省是者斯言未足據也

𪔐𪔐

元史有𪔐𪔐字子山康里人賢臣也書法亦爲世所重其署名亦或作𪔐字猶米元章名芾亦時署爲𪔐以二字本同也𪔐从𪔐𪔐之本字音乃刀反𪔐音亦同今人誤書從𪔐龍之𪔐讀亦因之而誤字書竝未有此字也譯者不考又以助語足之去之彌遠矣

眾維魚矣

余友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謂眾乃蠓字之省說文作
蚤與蚤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蚤公羊經作蠓蠓
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
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
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蠓不
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
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旄維旗矣旄旗相爲類而小異耳
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漆漆義順而詞顯若
云眾人化而爲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
而其占爲豐年雖曲爲之解終不似旄旗之占人人皆

可領會今釋爲蠟則事皆目驗義竝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

摸索

今俗語有摸索案淮南俶真訓以摸蘇牽連高誘注摸蘇猶摸索蓋蘇索一聲之轉重讀則爲索耳亦與接莎摩拏相近詩葛覃薄汚我私箋云汙煩捫之釋文云猶接莎也接音諾何切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酒鄭注獻讀爲摩莎之莎釋名姿容篇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摸索正是以手上下此可見其義竝同未殺與漢書谷永傳之末殺災異語自別此末殺其語音亦正同

摸索耳

汧同液

字書未有言汧同液者劉熙釋名則往往以汧爲液釋形體云汧澤也有潤澤也上是津下是汗其爲液也明矣釋飲食又云吮循也不絕口稍引滋滋汧循咽而下也滋汧亦卽滋液

茵馮

漢書酷吏周陽山傳汲黯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注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讀曰凭余案釋名云文韞車中所坐者也

鞅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則馮之與鞅皆訓軾耳竊以爲馮亦當如字讀與鞅正一聲之轉韻書亦未以茵馮收入蒸韻

衛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以詩左傳并毛鄭服杜注及孔氏正義合考之知衛戴公實以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立立而旋卒文公卽繼立踰年改元是年爲魯僖公之元年皆較然無可疑者證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懿公之九年卽戴公之元年明年爲文公元年凡在位二十五年適相合也當狄之入衛也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其卒其立卽告亦必

不能如期許穆夫人之賦載馳蓋但聞戴公之立而不能其卒也其謂是詩作於魯僖之元年是也謂必作於元年之六月以我行其野芄芄其麥二語爲之證以爲戴公是時尚在則非也夫麥以秋種在周之十二月已有苗矣芄芄之盛苗亦可以當之不必定指其秀其實詩不云芄芄黍苗乎然則是詩之作必在正月二月間其去狄入衛之時不甚遠故但聞戴公之立不聞戴公之卒自屬事理所有不可卽據是以爲戴公無恙之證齊之去衛與許之去衛更遠矣聞戴公之在漕邑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更非旦夕可

辦之事亦必在魯僖之元年然亦不可據是以爲戴公
尙在也左傳云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通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杜注謂逆諸河者迎衛敗眾此則杜氏
之誤也夫逆之爲言不可施於卑賤之徒眾蓋此所逆
者卽文公也夫許穆夫人以一女子尙知閔宗國之顛
覆欲馳驅以歸唁曾謂文公賢者反安坐於齊不亟奔
赴於新君之所以共紓國難乎卽以左氏文義求之上
云爲衛之多難下云及敗語意正相承接若夫石甯二
守之出也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此時衛之敗眾能
渡河者已早自渡河矣否亦奔迸四方矣焉有徘徊河

上不畏狄人之殲而忍死以待宋桓之逆乎然則文公
既隨戴公在漕戴公旋沒而國人卽推文公繼之故左
氏遂敘文公之事於魯閔二年之末服虔云戴公卒在
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服杜之注明白如
此不可目爲無稽之說也今人之所以致疑者以戴公
之無元年而稱元年耳夫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者然而
其身已不及待矣其臣子閔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
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於是卽以懿公之九年
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
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之不甚相遠也至於戴之爲諱雖

見於周書之謚法在當日亦必以爲國人翼戴之故而遂稱之卽以懿公之爲懿也名亦浮其實矣要皆無暇集眾定議告於廟而後宣播者也且衛之後世如輒之出奔也且有孝公之謚矣寧能盡拘常典也乎故夫十數日之君之有謚也以前君之年爲其年也皆變禮也舉不足致疑孔氏詩正義云以衛旣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此諭誠然然使戴公得以踰年亦必不奪懿公之一年爲其年唯其旋立旋卒而臣下又不忍沒之故不得已而與懿公共此一年耳戴公固未嘗當年改元也若文公之立之亦在漕也且斷然爲魯閔二年之十二月

也於詩尤有明證夫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作也其次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皆文公卽位後之事也毛傳云虛漕虛也明文公初立亦在漕也其自齊而至漕也左氏有明文矣由其立於魯閔二年之冬故凡相地卜吉告於齊齊爲之合諸侯俱於魯僖元年中得以次第爲之春秋於僖二年之正月卽書城楚邱傳以魯後往故云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諸侯之會而城也更在二年正月之前矣夫城必計徒庸慮財用非一二日而可集若以文公立在僖元年之冬其能神速如此乎鄭箋云定星

昏而正謂小雪時然則楚宮楚室之作與城必同時而俱舉有宮室始可遷二年遷於楚邱則所謂定之方中者必在於元年之冬明甚敬王時城成周以八月告晉十一月晉合諸侯踰年正月始賦功始末計歷二時楚邱之城約略亦正相似故毛氏鄭氏服氏杜氏孔氏皆當世大儒其於詩左氏傳未有不反覆參證而始決者後之人亦不必復置異論於其間矣

師子吼

蘇東坡戲陳季常詩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相傳季常之妻柳氏頗妒然與其良人皆篤好釋典

欽定四庫全書
故蘇之意雖主於靳而所謂師子吼者實用禪門語竝
未嘗斥言其隱也偶閱內典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
吼了義經云舍衛國城西有一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
門名婆私膩迦有女名菴提遮佛告舍利弗是女非凡
已值無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蓋師子吼
雖佛家常語而此則女人事用來尤切注家但引杜詩
證河東之爲柳是已而此尙失援引今人率以河東師
子作見成語不知四字本不相連也

騫與騫音義別

廣韻騫在二仙訓虧少一曰馬腹繫亦姓騫在二十二

元飛舉兒兩字音義各別近代韻書乃於騫下亦有飛
舉一訓大誤今人詩中多沿其失或舉正之率引少陵
寄賈嚴長律以自解其詩落句云如公盡雄俊志在必
騰騫亦在先韻中用騫字吾謂此句必出庸手所妄改
二公在遷謫中而曰志在必騰騫強作此無聊頌禱語
以相媚悅其言鄙陋實應酬之下者何可以誣少陵別
本作何事負陶甄此則是也蓋不勝其咨嗟惋惜之情
焉豈若贗本之率直少致乎近代韻書雖於騫字下闌
入飛舉一訓而尙未敢遽增一騫字於先韻中曾謂律
細如杜而詩中旣用張騫又用騰騫自我作古如是之

甚者乎夔府詠懷百韻係先韻則用張騫贈蕭郎中用
元韻則有風雅藹孤騫之句其截然有辨如此檢香山
長律及宋人蘇長公詩皆無混用者昌黎陸渾山火詩
是元韻其視桃著花可小騫字正當從鳥上句云藏蹲
此云小騫騰舉之與潛藏正相爲對而俗閒本乃反誤
從馬讀者慎勿爲俗本所惑可也

騎衡

漢書爰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非
倚也余謂師古之言殊不曉事跨衡甚危縱非百金之

子亦未有敢以身試者此二句正言其過於慎耳後見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則知如淳之釋爲不謬矣

氏與是同

漢書地理志非子至子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案大戴禮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句氏產顓頊上西陵氏蜀山之氏乃姓氏之氏下氏產之氏與是同讀者不審每以嫫祖氏昌濮氏連讀誤也下云氏產老童氏產重黎及吳回氏產六子氏

產后稷氏產契氏產文命氏產啓皆以氏產連文又云
昆吾者衛氏也云云凡六氏字亦同是又云帝堯娶于
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
暋氏女皇女暋下不常有氏字由前以嫫祖氏昌濮氏
誤讀因謬加之高郵王懷祖刪此二氏字是也余因疑
是爲黃帝是爲帝嚳等是字同在一篇之中亦必本作
氏字後人妄以己見改之下以誤連讀之故斯其所以
不併改耳至氏是通用禮注漢書多有之此不備舉也
王名念孫今爲侍御史

賜有盡義

古咄咄歌棗下何纂纂亦作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

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北海馮氏古詩

紀本於賜下注一疑字案李善注潘岳西征賦超長懷

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引方言賜盡也攷方言云鋌賜

撲澌皆盡也澌亦作斯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鄭箋斯

盡也釋文云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又新唐書李密傳

敖庾之藏有時而賜今本作賜字別賜乃正字斯與澌

訓盡者皆當讀爲賜

說文諡非本文

今本說文諡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諡

笑兒从言盍聲玉篇於諡下增一諡字云同上餘竝同
今說文余向於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
爲眞說文之舊矣段若膺教我曰五經文字諡諡二字
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諡爲笑聲音呼盍反
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諡竝不从今从皿卽字林以諡
代諡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
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爲然從之乃戴侗六書故則謂
五經文字當列諡諡二字不當混諡爲諡說文別以諡
爲笑聲今說文是見字林因之而五經文字云字林以諡爲
笑聲是見後不見前也余以其說攷之知說文諡笑兒

一訓必係後人所竄入既改謚爲諡矣而謚字獨闕遂取字林所云謚笑聲者而竄入之且改笑聲爲笑兒更非是而其字又殿言部之末居諫該譯尫之後殊爲不倫徐鉉本謚下尙有壽字徐鉉本則壽在譯之後又閒以謗讒二字而以尫謚終焉夫使說文果訓謚爲笑聲則亦當置在前與訢說諧諒等爲類而不當脫在部之最末況以言部所配合之字求之俱極渾成今離言而作盆此何字也分卽爲聲皿有何義夫謚曰累行其字必當从益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益者加也所謂累行是也爾雅釋詁謚謚皆訓爲靜宋本釋文作謚字不

誤通志堂本始改從兮皿卽毛氏爾雅注疏本始亦从
益後乃改從兮皿剗改之痕宛然且如益者行之慎也
釋詁疏引 益者行之迹也事正相類況益何嘗非聲而
舍人語

必兮始可得聲乎然則玉篇之作益亦出後人所亂不
可信也黃氏韻會雖已枉後人變亂之後而猶大書作
益注中云本作益从言兮聲皿闕蓋由俗本相沿致疑
不能定也於誼字下云益也倘說文果作兮皿黃氏何
不竟依之而轉作从益之字乎故余參攷眾書深以段
氏之說爲確不可易也

醢之作醢亦
後人所改

史漢目錄

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卽有之爲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卽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卽漢書之目錄也乃後人以其艱於尋求而復爲之條列以繫於首後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卽以爲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謬本書者夫孟荀列傳以兩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慎到騶奭於其列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姓名也乃譏漢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以爲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爲范蠡諸人立傳卽彼蜀卓宛孔閭里猥瑣之流亦豈屑

肩爲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卽據自序敘傳爲目錄亦爲便於觀者而尙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

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

序

此據李軌注本近刻五家注者皆移於當篇首矣

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

非卽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

宋刻荀子篇目

與劉向之奏皆在末宋人所撰集韻亦以其目置於尾依古法也

史漢合傳

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章文字雖間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蓋數人同一事彼此互見自無重複之弊自范書

以下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致有一事而再三見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講史法故也卽如史記廉藺列傳首敘廉頗事無幾卽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驩又閒以趙奢末復以頗之事終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爲御史大夫者始敘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敖其後蒼復爲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敘其始末乃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唯申屠爲可分餘皆不可分也後世史成於眾人若刪彼傳以入此傳則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漢之法不可復觀耳

列傳中人不妨再見者

傳已見之人有因事而再見者如淳于髡之附孟荀傳也以諸子故略見也至滑稽傳始詳矣夏侯勝有專傳而儒林傳中眾經師傳授之次第亦不得獨遺之張放乃張湯孫既附見湯傳而佞幸傳又載之知此則如明之薛文清王文成雖各有專傳備詳事蹟而於理學之宗派亦當標舉之以爲倡導之首固無嫌於複見也

嶧山石刻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

事案此似文有脫誤嶧山刻石乃七篇中之第一篇也
史公必不特刪此篇疑此上鄒嶧山下卽當云刻石頌
秦德便接以其辭曰云云如後數篇之式頌文之後接
以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其立石二字與
議刻石之議字皆衍文刻石不須議也并下立石封之
石字亦係誤衍觀張晏臣瓚之說可見本無石字至諸
頌皆四字爲句凡二十皆當作卅三十當作卅親巡遠
方黎民衍方字民字宋大觀中劉跂上泰山見碑本作
親輒遠黎也其琅邪臺後一段維秦王兼有天下以下
乃頌後之跋雖末亦作韻語究不可聯頌爲一篇雖古

之箴銘贊頌不定限以四言而此七篇自極整齊疑之
果之大矣哉文頗不類末句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亦
當有一字誤衍

二世刻石辭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
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
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
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此卽石旁所刻
之辭也上敘其事云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
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此則備載其文非兩事

也今石刻猶有可見者信與此合前後皆稱二世此稱
皇帝其非別發端可見趙明誠金石錄云史云具刻詔
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案今人所見殘碑尙有臣請具
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字以校明誠之言適相符合
又秦權近世尙有藏者亦有此文後世史傳中載賦頌
章疏亦先提數語而下備載其文蓋仿此例

議始皇廟文誤倒

二世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言古者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云云案雖
萬世世不軼毀自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語方順此

理之極易見者正不必拘守闕疑之義而憚爲之更易也

奏罷更定

漢書禮樂志建始元丞相匡衡奏罷翻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案奏罷之云不但爲改去舊文生義乃明著其事之所由來也夫樂歌義必有取旣無其事則不當尙襲其文衡所奏罷詳於郊心中此不著其事則不明若詳著其事又過於繁冗於是各約以六字此可見古人簡練之妙詞省而指明蓋事罷而辭自不得不罷衡不必言

罷舊篇

所亦不必皆謂之罷此因明所以更定

故乃爲此評耳至更定之詩向來茫不知置何處今已有解者故不具論

兩排讀法

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順次排訖而後始及於下一重自後人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重爲一

亦依今人所讀而大失乎本來之次第矣後漢書馬

武傳後

載雲臺二十八將昔人頗多致疑薛季宣王

子始

而正之後人竝曉然於其故今可不論唯史

戰諡法解亦本是兩重改爲一列文多閒雜

亦一但其中頗多譌脫與逸周書亦不盡合今雖分之能如雲臺之一轉移卽是也末三十餘誼美惡雜糅似爲後人所亂云

民無能名曰神

一德不懈曰簡

靖民則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簡

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

仁義所在曰王

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

周書作制

及眾曰公

尊賢敬讓曰恭

執心八方曰侯

既過能改曰恭

賞慶刑威曰君

執事堅固曰恭

從之成羣曰君

愛民長弟曰恭

揚善賦簡曰聖

執禮御賓曰恭

敬賓厚禮曰聖

芘親之闕曰恭

照臨四方曰明

尊賢讓善曰恭

譖訴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經緯天地曰文

大慮靜民曰定

道德博聞曰文

純行不爽曰定

學勤好問曰文

安民大慮曰定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法古曰定

愍民惠禮曰文

辟地有德曰襄

賜民爵位曰文

甲冑有勞曰襄

綏柔士民曰德

小心畏忌曰釐

諫爭不威曰德

從武下
移此

質淵受諫曰釐

剛強直理曰武

有罰而還曰釐

威彊敵德曰武

溫柔聖賢善曰懿

克定禍亂曰武

心能制義曰度

刑民克服曰武

聰明徹哲曰獻

夸志多窮曰武

知質有聖曰獻

安民立政曰成

五宗安之曰孝

淵源流通曰康

慈惠愛親曰孝

溫柔好樂曰康

秉德不回曰孝

安樂撫民曰康

協時肇享曰孝

合民安樂曰康

執心克莊曰齊

布德執義曰穆

資輔共就舊誤曰齊

中情見貌曰穆

甄心動懼曰頃

容儀恭美曰昭

敏以敬慎曰頃

昭德有勞曰昭

柔德考安眾曰靖

聖聞周達曰昭

恭己鮮言曰靖

治而無眚曰平

寬樂令終曰靖

執事有制曰平

威德剛武曰圉

布綱治紀曰平

彌年壽考曰胡

由義而濟曰景

保民耆艾曰胡

耆義大度曰景

彊毅果敢曰剛

舊脫此條據周書補

布義行剛曰景

追補前過曰剛

清白守節曰貞

猛以剛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

猛以強果曰威

不隱無屈曰貞

彊義執正曰威

辟土服遠曰桓

治典不殺曰祁

克敬動

綱目前編作勤

民曰桓

大慮行節曰考

孝非

辟土兼國曰桓

治民克盡曰使

能思辯眾曰元

好和不爭曰安

行義說民曰元

道德純一曰思

始建國都曰元

大省兆民曰思

主義行德曰元

外內思索曰思

聖善周聞曰宣

追悔前過曰思

兵甲亟作曰莊

行見中外曰愬

獻圉克服曰莊

狀古述今曰譽

勝敵志強曰莊

昭功寧民曰商

死於原野曰莊

克殺秉政曰夷

屢征殺伐曰莊

安心好靜曰夷

武而不遂曰莊

執義揚善曰懷

德

柔質慈民曰惠

慈仁短折曰懷

愛民好與曰惠

述義不克曰丁

夙夜警戒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象方益平曰敬

舊脫逸
周書有

秉德遵業曰烈

合善典法曰敬

剛克爲伐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思慮深遠曰翼

執心決斷曰肅

外內貞復曰白

不生其國曰聲

不勤成名曰靈

愛民好治曰戴

死而志成曰靈

典禮不愆曰戴

死見神靈曰靈

未家短折曰殤

舊誤戴謚前今移正

亂而不損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好祭鬼神

怪曰靈

隱拂不成曰隱

極知鬼神曰靈

不顯尸國曰隱

舊有見美堅長曰隱一條周書綱目前編皆無之義亦難曉今削去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

復佞遂過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不思忘愛曰刺

年中早夭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

恐懼從處曰悼

恭仁短折曰哀

凶年無穀曰荒

當作
穰

好變動民曰躁

外內從亂曰荒

不悔前過曰戾

好樂怠政曰荒

怙威肆行曰醜

在國遭憂曰愍

壅遏不通曰幽

在國逢難曰愍

蚤孤鋪位曰幽

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

使民悲傷曰愍

柔質愛

周書
作受

諫曰慧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實不爽曰質

德正應和曰莫

溫良好樂曰良

施勤無私曰類

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遠曰趕

明非

博文多能曰憲

嗇於賜與曰愛

滿志多窮曰惑

危身奉上曰忠

思慮不爽曰愿

非厚

好內怠政曰煬

舊脫據周書補

克威捷行曰魏

好內遠禮曰煬

克威惠禮曰魏

去禮遠眾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內外賓服曰正

肇敏行成曰直

彰義拚過曰堅

疏遠繼位曰紹

怠政外交曰攜

舊脫據周書補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

逆天虐民曰抗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

愛民在刑曰克

擇善而從曰比

下湯諡不
應有則之

鍾山札記卷四